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八 起元年七月盡二年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辛丑〕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宏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

靖請改心寒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
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
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
以監察御史節度判官張徹爲長者不忍殺與宏靖同館處之會
有中使至徹謂宏靖曰軍中所怨者韋雍與張宗元輩耳公實無
負於此土之人非士衆所恨惡也今中使至此可因請見自辯幸
得脫去自歸於朝徹因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
曰張御史忠義士必爲相公告我多人不如遷之別館即牽衆遷
徹徹因出門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反斬於東市近日李師道
反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
且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共殺之徹至死罵不

絕口衆皆曰義士義士逆收瘞之徽性友愛弟復患瘍或病惡聞人聲徽禁家人不得高語藥餌皆空靑雄黃諸怪奇物徽傾貲覓取手自脩治妻子為之飢餒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宏靖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宏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恃己之廉見貪污者疾之如仇讎又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不可濫開事例不肯給宏正凡四上表皆不報宏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倰

沔之孫也（崔沔開元初名臣）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鎭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騎王武俊養以爲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也（抉挑也）何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宏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倖河北之事幾亡而幽薊壞于植魏鎭壞于倰君子恨之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鎭州亂

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　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　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

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堊白墡也案記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田布父爲鎮人所殺寢苫枕塊之時也今居堊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儔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

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　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楚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遒更置范陽縣于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淶水周官職方其浸淶易蓋因淶水以名縣也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一縣後省併爲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改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州

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

行之於中原今散之於四夷又有闔井送終之唅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蓋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爐九十九絳州三十楊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盖天寶末又加多于開元矣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又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貨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

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

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爲杜叔良敗歸張本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

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皆之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

爲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爲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

本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

即娘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爲鎭以并州之樂平

平定二縣爲平定軍二鎭屬焉以承天軍爲寨屬平定縣平定唐

之廣陽縣也宋沈存中筆談鎭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

山之西大茂山恆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部自石門子

令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臼判嶺與州以大

茂山分脊爲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軍路可至河東然

路極峭峽宋白曰承天軍

太原東鄉土門路所衝也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嬀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横海軍節度使烏重允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栅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宏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

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處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正議不得已癸未以宏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

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爲相稹及下方事張本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允獨當幽鎮東南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允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大石山在鹽州東南鹽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太子少保上柱國涼武公李愬薨愬行己有常儉不違禮諸昆弟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惟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

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死以奇兵掩取賊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遂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由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略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隣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尙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而無備可伏甲而殄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于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于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爲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城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嚥吸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于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

據實錄作馬廷鸞舊傳作馬嶺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唐屬深州宋爲永甯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甯邊軍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爲名北齊幷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爲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

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宏正而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壬寅長慶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弓高縣宋朝爲永靜軍地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

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鎭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謂賊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 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祗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 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

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宏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伐恆平蔡平鄆朝廷備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衙供軍院運以給之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宏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

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
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鎭本爲表裏及幽鎭叛魏人固搖心布
以魏兵討鎭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
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將士
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
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
不悅離間鼓扇之（以嚴倘喻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會有詔分
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
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倨
變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
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

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卽就也） 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其子唐諫曰大河之北號稱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自洗濯竭節事上吾恐蹤不旋而禍且至憲誠不聽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 甲寅青州奏海東二百里 王庭湊與朱克融共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攻其西李光顏以橫）

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軍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

勤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樂壽鎮卽置於深州樂壽縣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

名爲李全略。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爲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爲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怨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當國，以私憾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案德裕元和中歷清要，非爲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辭耳，今不取。

初，李憕之遇害也，其子源方八歲，被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有識源者，贖而歸其宗。源以父死賊手，悲憤，忘生，不仕，不娶，斷絕葷酒，寄食於惠林佛寺。寺本憕舊第也。其殿正憕先寢，源每過之必趨，未嘗敢踐階級。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埏中。至是年已八十，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忠臣子，且篤孝，詔以爲諫議大夫。源辭以衰耄不堪

趨拜竟不起附錄蘇軾僧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
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
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
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
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
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
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
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
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矣公
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
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
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觀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
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
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而歌曰三生
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
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
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
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以李德
裕奏拜諫議大夫
不就竟死寺中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

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東南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鎭裴度亦與幽鎭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寵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爲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鎭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爲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鎭淮南乃爲司徒蓋實錄此月誤記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庭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案此月甲子雪庭湊辛巳稹爲相蓋稹未爲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

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李師道爲司空賈直言嘗諫師道逆故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收師道而得節鉞今悟效師道所爲昭義軍中亦將有效悟所爲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悟每有過直言必爭故悟能以臣節終（考異曰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傔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

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責悟悟慚擁兵退匿承偕因之新直言傳問作張汝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汝又云汝既因依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眾所爲目今承偕名從實錄汝名從杜牧書

以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愬爲宣武節度使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謂未落藩鎮列將帶憲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甯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爲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他官事未報智興亦自

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閉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埇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

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興元元年）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恐其眾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嗚

咽流涕上為之動容時議者以度久在外無左右之助且為姦邪
所排擯雖勳德至隆恐不能略無感慨及奏河北事情辭和氣婉
聞者無不聳動至有咨嗟出涕者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
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
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
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否
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
今事狀籍籍如此（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
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
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
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

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度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既明抵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誤即前功盡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還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官如故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魏鎮幽爲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卻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丁巳以左丞崔從爲鄜

坊節度使鄜時內援數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歷帥所不能制而從一切繩之以法禁軍爲之斂迹先是党項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以貨遺帥守故羌敢入境爲横從一無所受撫諭之以禮法羣羌咸畏不敢爲盜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　晝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度既再相權倖者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上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開鑿播未遇時貧困客揚州木蘭寺日午鐘未得食每聞寺中鐘聲隨僧齋食僧厭苦之飯後乃擊鐘播慙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來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播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

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羅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管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

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吏人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分憂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鬻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鹽法及處厚駁議案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

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十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詔悉免之　癸未貶崔羣爲祕書監分司東都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奔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平進和王綺順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閒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僞爲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僞爲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以告李逢吉逢吉欲傾裴度元稹而代其位且謂二人同居相位勢必相傾乃使賞告度云方

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逢吉又使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詔逢吉與左僕射韓皐給事中鄭覃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是月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靑赤而猛鷙見獵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乙丑大風落太廟鴟尾　党項寇鹽州渭北掠官馬（先寇鹽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削之）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廢斥十年信道不篤乃喪所守附宦官得宰相居位才三月而終身之名敗焉晩節彌沮喪加廉

斷不飭云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拓跋萬誠請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　初張宏靖爲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不恤軍政賞勞既薄於宏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介爲留後　丙申宋王結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介自奏已權知留後　中書舍人白居易累上疏言事多不見用乃求外任壬寅出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杭近海水泉鹹苦飲者多病及李泌爲刺史引湖水作六井民無水疾至是居易復脩治泌井民賴以汲生齒於

是日罷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介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幷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之巡屬也）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介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宏之弟素寬厚得衆心脫介族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爲隨縣江左爲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爲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介爲右金吾將軍介不奉詔遣使徵官私財物於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介遣兵二千攻之陷甯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

二百八十五里甯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介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兗海節度使曹華聞介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介又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遂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閏月陳許蔡三州大水好畤縣山水泛溢漂失居人三百家 八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於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甯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眾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軍於郭橋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李介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介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

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介疾甚悉以軍事屬
李質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介殺之詐爲介牒追臣則
等至皆斬之執介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
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
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卽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始
帝遣人問充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也然臣頗習其人總士
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而汴下帝喜曰充之料敵何神也癸未
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
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
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幷父母妻子悉逐
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充雖將家然性節儉素不

事豪侈居處服玩如儒生臨機決策勳無後悔世推名將　癸未詔瘞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稟其家三歲　是月浙東大水漂溺居民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劫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擒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眾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癸卯以御史中丞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財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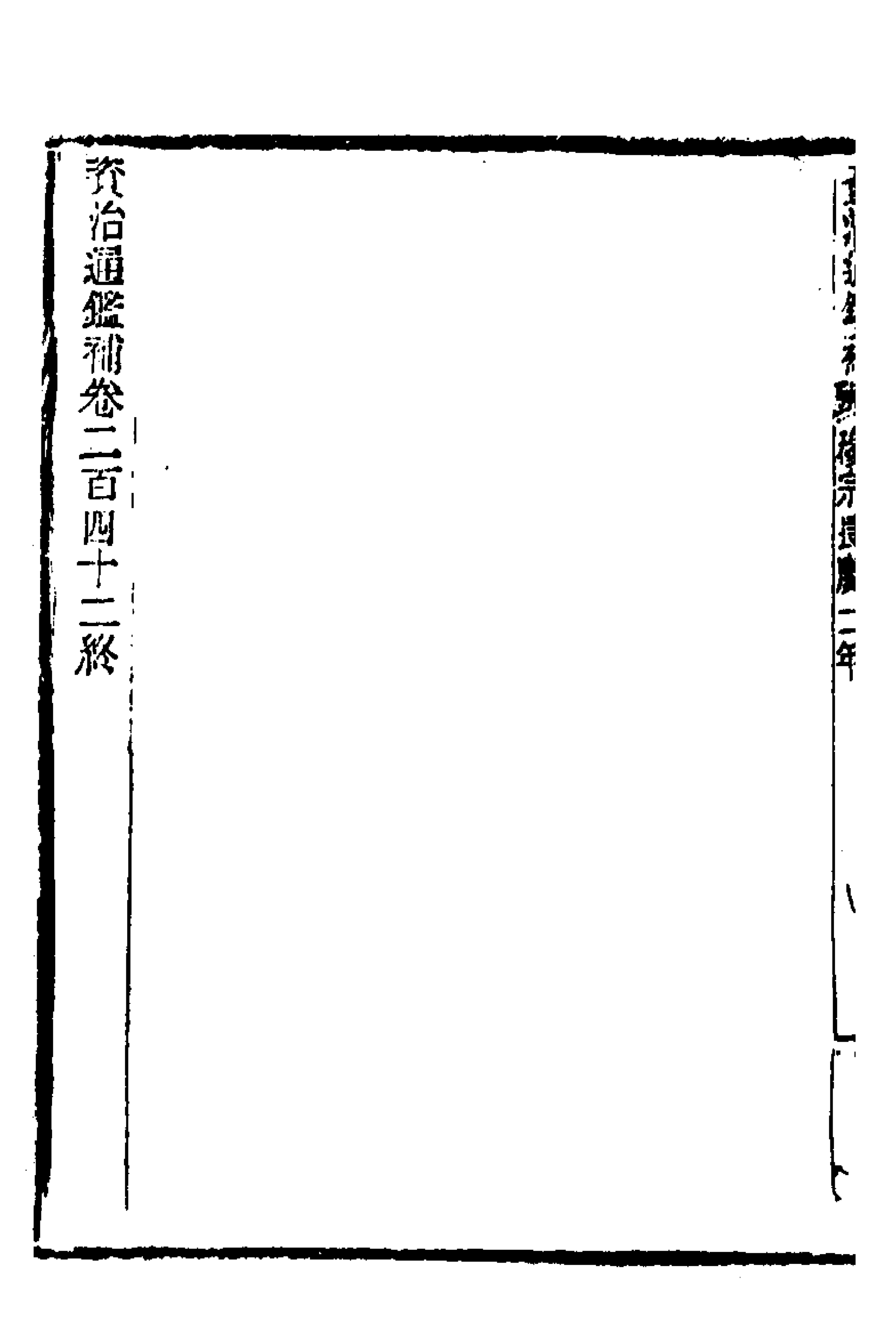
介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爲度河之勢（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悟辭禮倨慢及聞介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冬十月上自複道幸咸陽止善因寺施僧錢百萬咸陽令絹百匹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樂王緗薨（緗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欻然墜馬如爲物所擊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案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

挾敵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纍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衛官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歷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竊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黨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書于穆宗行幸處路衢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其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上疾浸瘳

是歲初行宣明歷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歷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改撰歷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以左僕射韓皋爲東都留守行至戲源驛暴卒皋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生而知音嘗聽彈嵇康廣陵散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而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麋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明帝顧託而有篡奪之心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毌邱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心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咸敗散於廣陵故曰廣陵散止息者言四人所敗散之地卽晉後日止息之地及永嘉之亂晉果遷於江東而不能踰揚州一步是止息於廣陵也其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用避魏晉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九 起長慶三年盡文宗太和二年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癸卯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綵銀器各有差　三月壬戌以戶部侍郎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韓宏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右驍衞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俄而公武卒宏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宏財簿自閱視凡中

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多納宏貨獨於牛僧孺官側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敬僧孺欲相之及見是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故遂相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僧孺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爲相既得權遂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答徐度翁稿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羣

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宗正寺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糧料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使遷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祀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宗所賜則宣徽院官員數多矣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竊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

他事譖之於熙怨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爲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己酉以權爲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襄州之南陽之鄧縣地治古樊城隋改爲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九域志在州北二十里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敘訓曰公爲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獻爲圉圉人繫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圉人從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蓄馬之性必殺之有齊襄

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津候諭之破其十二板皆貯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爲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敘訓舊將皆誅也祭將哀者乃是閑糴非美事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爲一水東入橫州鬱水右江源出峩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木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 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嶼音序砦音寨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生閣邏鳳閣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閤勸尋閤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爲南詔強盛寇邊張本 義成軍

節度使曹華麤率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逮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舊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時李逢吉既傾度位又惡之不已必欲逐之於外乃與右補闕張又新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　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辯結上于東宮且言逢吉實立陛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黨

僚時又新爲右補闕瀆之爲度支員外郎劉䣘承之爲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于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遇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相乃使訓因鄭注結于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爲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裴又新李續之爲逢吉薦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

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滅否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其正爲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爲巡對者未爲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爲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辨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

黙於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侍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書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爲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爲次對官也余按唐中世以後率以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氏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敕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次對爲稱詳已見前註

不疑而可之遷吉又欲出紳於外以故事京尹新除必詣臺參乃加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二人使爭及制出紳與愈果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爲杜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　辛卯安南奏黄洞蠻爲寇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嫉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密封植己類以樹黨擯進修之士

澀瘠為毒疾之常指勦衛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諭誅宦豎幽陵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甲辰長慶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皐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人猶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

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年三十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即位於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

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衞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華陽川在雍州華陽山南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問計於右補闕張又新度支員外郎李續之咸曰搢紳皆惜毛羽孰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而用之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

事纔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逢吉乃用劉栖楚及程昔範等爲拾遺以伺紳隙又使又新虞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鍚紳之短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論議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上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爲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察後改名悰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

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為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為端州天寶改高安郡乾元復為州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納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肅之端溪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鄉置信州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

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言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當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 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辛卯赦沒掖庭宮人及先配內園宮人並放出任其所適 己亥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爲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欲中帝意以固寵乃巧索珍異以獻又進罷畫打毬衣五百

聖 三月壬子赦天下詔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絶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坐朝之晚也 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 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考異曰實錄莊周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意者言能爲近名之善即必忍爲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效耳夫諫諍之道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

恐漢氏之爲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而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爲不難謂細事者嘗碎首從此遂不覺章疏卒有克明之難資栖楚兆之況諫諍皆擊黨所作而使栖楚逞之哉實前首而資後詐殊可歎按李讀夷此論對非惡栖楚而強務之邪今所不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對言取進止蓋言此對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讚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行幸乙亥又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爲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太白經天　夏四月甲

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　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爲十二人新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洿特試官耳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八人皆居要劇凡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而附麗之者又有八人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　元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菮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觀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大明宮東面又北則元化門　茈音紫莨音利伺夜作亂未達所詰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元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元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逮夜始定餘黨

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猶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懼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韶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　庚辰大風壞延喜景風門　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忠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嘗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中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乙巳浙西水壞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廬舍　張詔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己酉睦州大雨山水泛溢漂城郭廬舍　乙丑鄜曹

濮泉兩水溢壞城郭廬舍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甲戌侍御史温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襄均復鄂州漢水溢漂民廬舍　詔浙西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進內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弊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雖素號富饒然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以供羨財自元和詔書停榷酤又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未免懸欠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一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雖力營求深憂不逮願詔宰相議何

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臣敢不遵承明詔不報未幾又詔進可幅盤縧繚綾千匹德裕又奏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嘗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䳍鶒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又令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䳍鶒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而不納也夫元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所未諭昔漢文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

之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近師二祖容納遠法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蒼生受賜多矣優詔答之停免所進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洞蠻入寇　丁亥太白晝見　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遣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既沒即葬於山側鄉里爲立祠武德中改爲徽武氏革命鑿斷山脈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即命修塡如舊明年蘇爲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與龍遷即一人也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爲之疲弊　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出沈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諸蕃志沈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沈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沈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沈如梭者謂之梭沈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隔沈今其材可爲亭子則條段又非諸

沈比矣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元之弟　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為宣武節度使初汴軍驕甚故韓宏兄弟務以峻法繩之士偷於安未能革心也及楚莅事解去酷烈以仁惠諭人人皆喜悅遂為善俗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洞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於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　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耶即日除劉栖楚

諫議大夫景讓憕之曾孫廷老存誠之子也廷老性謇正有父風時上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黃白金薄十萬餅又用人多由權倖上手敕與官廷老與同僚舒元褒入閤奏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恣行上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變色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所營構上無以難

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允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蓋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江淮已南所在懸牓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臣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僧皆是蘇常百姓新從泗州落髮而歸臣已勒還本貫若不及今禁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丁酉吏部侍郎韓愈卒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性宏通而不詭隨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論文賦詩不聞寒暑其視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朋友之孤

女僮十人嫂鄭喪爲服朞以報自晉魏以降爲文者多拘對偶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愈獨尊尙古學其所爲文一洗六代之衰而自成一家書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於他文造端置辭要皆不蹈襲前人然唯愈爲之則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附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日往坐水旁裴回賦詩曹事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郊不介意也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性狷直愈賢而重之籍常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愈爲書以謝焉時又有劉叉者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負氣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樊宗師見而拜焉能面道人短長其人苟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與愈議論不能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之不若與劉君爲壽

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黃洞蠻黃昌瓘遣其黨陳少奇等來降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也在位二年改元一

乙巳寶歷元年春正月己酉上朝獻大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鄠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竿下 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至則擊之宣制訖乃釋其囚 忽有品官數十人 元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黃衣也 執梃亂擊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而釋諸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

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氣交惡嶽濟豫素懟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知遇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懇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嘗時宰相未盡兼職而竊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離輔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鎮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沒而可作後夫必訴於元穹使其得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因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鄂州治之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雖離台席僧孺封奇章郡公故稱之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

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惜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諫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驁）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

七十三卷蘇青議二年明帝詔叙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國語曰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注曰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彌耶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猾獄非可遽數元服萁辨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元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觴瑟始作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四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事見十七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

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餘諫官論奏甚眾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勤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時李紳貶官李逢吉惡紳不欲紳量移故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亦與

量移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李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竝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爲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爲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沈溺而不悔者〇汨音覓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

爾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擗衙後使從諫發喪軍中遂安

道士劉從政說上以長生久視之道請徧訪天下異人冀獲靈藥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採藥以從政爲光祿少卿賜號昇元先生

初陳許人武昭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奬用之累遷爲石州刺史石州漢離石縣也及度被黜昭以門吏亦罷任客京師途窮頗怨執政時李逢吉李程爲宰相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也恐昭怨及於程乃謂昭曰程本欲與公官爲逢

吉所沮且昭愈憤怨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吾必刺殺逢吉逢吉聞之懼且恐度復用因欲暴揚其事以明度之失乃令安再榮告之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昭彙皆下獄而逢吉與程不相悅欲并中程乃令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汝能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彙不為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杖殺武昭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逢吉待彙素厚嘗與彙書曰足下當字我為自求僕當字足下為利見故字往來辭頗狎昵而能確然不易其辭君子多之　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刑部侍郎劉栖楚爲京兆尹栖楚性果敢能摧抑豪右長安諸惡少竄名北軍淩藉衣冠有罪則逃入軍中無敢捕者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姦老蠹皆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淩突諸少年從旁諭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其爲人所畏憚如此　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鎭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

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儻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
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
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
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
主張設使謀拒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
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閒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賞設猶言賞犒也）
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言澤潞一軍自李抱眞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
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已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
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

兵刀昭義遂屬邢洺磁三州皆在山東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言帳下必有圖從諫以爲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受從諫賂曲爲奏請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庭尚書以下每月當牙牙牙參也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唐初太宗嘗爲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其任爲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者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而逢吉右播謀出絳甲子以

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絳以直道進退譽冠一時然剛腸疾惡賢不肖太分以此屢爲讒邪所中　戊辰遣使往河東振武靈夏等州市耕牛一萬頭分給畿內貧民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鎭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丙午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非衣裴字天上有口吳字謂度能擒吳元濟其才可用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六岡橫亘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觀及興善寺以鎭其地劉禹錫看花詩卽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爲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元都觀東西相對與之所謂宅據

乾岡者卽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考異曰舊逢吉傳曰寶歷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詩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蓋此民間元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讖非撰之也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塡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京尹任頤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爲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呫囁細語口動而聲不達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咸處正特立風采動時嘗爲鄭餘慶李夷簡從事佐皆待如師友爾錢咸字處老初其父兄佐李抱眞屬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未來事館河朔禁遊客兄獨昔禁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生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口下果有黑子其形神宛似盧老父卽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于林巒往往獨遊終南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晨月夕嘯吟悵

意必倰於霄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 是月發神策六軍穿池禁中 二月丁未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戊寅觀競渡於魚藻宮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 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陝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 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 阤廢也 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宜往如卿

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

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為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為文宗討李同捷張本）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　亳州言有聖水飲之者疾愈轉相流傳南方之人競相給取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匄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十戶率僱一人取水水價

每斗三千取水者益以他水沿路轉以市人水至豫合疾者斷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憊之人多致斃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恐成禍患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令狐楚速令塡塞以絕妖源從之

癸未衡王絢薨絢順宗子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偏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丙午觀競渡於新池　朱延嗣旣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幷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

數延嗣之罪以聞祗義承乾之後也　甲寅觀百戲於宣和殿三
日而罷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
歸本道請束身歸朝詔奏同捷復歸滄州　河東節度使李光顏
薨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故數立功勳　壬申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乙亥以
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
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
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
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
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

德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辭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年十八）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絳王悟憲宗子）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爲四貴）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自十六宅迎入宮也補註唐絕立諸由宦官自此始）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附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順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

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眞等諸術士及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江王即位更名昂丙午上赴西宮成服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為寶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敬兩朝也）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

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諸司內諸司也衣糧敬宗濫恩所加也御馬坊毬場及近歲別賜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蕭註先宣索者謂先所宣索於民間者諸道所進女樂各放還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率漏下十一刻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蕭註按胡氏放朝即漢延休假之意也欲與公卿有日相見故於視朝之日不輟放而輟放之於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在位十四年改元二太和九開成五

丁未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免京畿今年夏稅之半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與俱入見請遵朝旨　右軍中尉梁守謙請致仕以樞密使王守澄代之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倍稱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相侔也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允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

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於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並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

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爲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爲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允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允薨重允出自行伍及爲大將赤心奉上能與士卒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願依之身沒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以祭其征淮西時蔡將有李端者降重允其妻爲賊束縛於樹臠食至死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 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穆宗長慶二年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殿太和二年春正月壬申地震　二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一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者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寶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爲不君侵其命而專之者是爲不臣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將傾也臣又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

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逮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微謂春秋之微旨也）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將亂也陛下何不殄聯翩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慶流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贊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重者有百姓也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窮困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

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而陛下無由知陛下有子育之心而百姓莫能信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聞治天下者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摠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元武門內出軍中尉護統禁於宮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

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則

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儉之患矣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亓音其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

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見於今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皆表蕡置幕府以師禮禮之而宦官深嫉蕡竟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而卒蕡對策後七年遂有甘露之變敎佑之孫植勔之子式起之孫愼由融之元孫也　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謚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稅於官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真舅甲子以為太子洗馬為蕭洪詐覺流死張本　容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容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　是夏河溢壞棣

州城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薨（緄順宗子）　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　冬十月洋王忻薨（忻憲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癸酉以右僕射同平章事竇易直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縣拔

之〔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拒官軍以堅固爲名〕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
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
淮爲之耗弊〔壬辰給復棣州一年稟戰士創廢者終身〕傅良
弼至陝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
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爲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隋唐爲無棣縣屬滄州〕
癸亥有黑祲與日如鬭 壬申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處厚姿狀柔懦居家亦循易至於廷諍
敷陳及駁議胥吏端確剛毅嶷然不可奪及在相位務在濟時不
爲身計百寮謁事畏憚未嘗敢干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瑜
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

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亦多擢在同行以儲宷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塡擁久亦當進則趨中書省及宰相私第摩肩雜沓及遠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清流不雜朝政爛然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爲四輔鄭陝汴懷衛爲六雄宋亳滑許汝晉洺虢相爲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既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於徐邢楚鄂彭蜀爲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號鄭汴魏洋蘇爲雄蓋升雄望者既多所以緊不及十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曆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

諸軍以討志紹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終